

一首迅速走红的歌曲，引发全民感动和反思

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是一道心灵考题

□本报记者 卢越

“时间都去哪儿了，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。”今年春晚，一曲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用平白朴实的语言勾勒父母一生为儿女辛劳，在柴米油盐中送走年华，在许多人心中唤起了对亲情的回响和呼唤，也激起了对时光易逝的无限感慨。

有人在网上“晒”出了父母的老照片，追忆悄然流逝的岁月，更有不少人来到照相馆拍摄全家福，定格珍贵的亲情时刻。

“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。”2月初，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也谈起了这个话题。

那么，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面对这个问题是否也有些触动，或些许感伤？是否在拥堵的上班路上偶尔怀念起那为梦想奋斗的少年时光，在为生活打拼的繁忙中品味平淡日子里的笑与泪，也在抚摸泛黄的旧照片时感怀那久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？

“我把时间交给了理想”

27岁的李伟峰在成都一家设计公司做工程师。早上7点10分起床，乘半个小时公交车去单位，8点半开始一天的工作，晚上6点下班。每天的工作内容，是在电脑上制作三维模型。

“你看，我的时间，就在这单调枯燥的节奏中溜走了。”李伟峰笑道。

下班后的休闲活动，是“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、看电影”，周末睡个懒觉，和朋友逛街小聚；很多闲暇时间用来“玩手机”。李伟峰在手机上下载了不少网络小说，这成了他上厕所和上下班路上的“消遣读物”。

单身青年李伟峰近年来被父母“催婚”。在一次不到10分钟便匆匆结束的相亲后，李伟峰在微博上写道：“想起来挺有意思，好像背着父母偷偷早恋还是几年前的事儿，如今却要被父母逼着结婚了。”

李伟峰偶尔会回想起自己的15岁。那年，少年李伟峰背着行囊一个人从县城来到300多公里外的成都读高中。“那算是为理想迈出的第一步，当年的热血和憧憬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又好像有些遥远。”李伟峰说。

湖南姑娘刘雪艳今年过完年回到北京后，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。她在QQ签名上写道：2014年，我要有更多的时间。

事情源于今年过年回乡，刘雪艳忽然发现，60岁的母亲有几颗前牙开始掉了。“那一刻，我猛地感觉母亲老的速度加快了，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陪她。”刘雪艳说。

刘雪艳在北京一家贸易公司做会计，工作繁琐而忙碌。给供应商付款、出财务报表、税务申报、统计公司订货利润、成本核算……加班到晚上8.9点也是家常便饭。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节奏，刘雪艳持续了五年。

和李伟峰不同，刘雪艳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更多。从西城区的租住地出发，乘坐2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，换乘两次地铁，最后到达位于丰台区的公司。加上等车和走路的时间，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。

刘雪艳说：“如果说这是生活在大城市必须要面对的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对此无可奈何？”

为了打破这种“无可奈何”，刘雪艳辞了职，打算下个月把父母接到北京来，陪他们几个月；她回到大学图书馆，看书准备ACCA（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）考试，同时准备创业。刘雪艳说，要在30岁之前，做更多想做的事。

“我把时间交给了儿女”

“曾哥，再喝一杯。”“不了，跟闺女约好视频聊天呢。”参加完朋友聚会，曾远光马上往家赶。晚上8点，他要在日本工作的女儿网络视频聊天。

曾远光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，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，每年春节回家一次。今年过年，曾远光提前几天就将女儿的房间收拾好，女儿回来当天，又早早去机场接她。

女儿在家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，曾远光和妻子做了她爱吃的家乡菜，一家人一起散步，下棋，爬山。

曾远光记得女儿离家的前一天，父女俩的一次爬山经历。还没爬到一半，曾远光已经有点气喘吁吁。他突然对女儿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，那年你才读小学，我带你来爬这座山，你要强，偏不走台阶，结果一把野草没抓稳滑下来，还好我在后面接住了你。现在我爬不动了，接下来的路你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稳了。”说罢，曾远光发现女儿已经红了眼眶。

一家人团聚的短暂时光就在平淡闲适中悠悠流去。送别女儿时，曾远光寄语她“永远朝气，永远蓬勃”。

对于送别，曾远光并不陌生。

2003年，曾远光在车站送女儿去省城读高中，2006年，曾远光在机场送女儿去北京读大学；2010年，女儿走得更远了，曾远光在北京首都机场，送别女儿去日本。

“对我来说，女儿是我一生的牵挂。要问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，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成人就知道了。”曾远光说。

“我们小时候总盼着快些长大，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可一过了35岁，时间就如流水般匆匆而过。”这位50岁的父亲说，“有时候想想，女儿都成长大人了，自己也该老了。这多少有



2014年2月4日，北京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拍摄全家福，定格温馨时刻。 王海欣/CFP

一点伤感，但看到孩子好，更多的还是欣慰。”

“我把时间交给了国家”

范玉英今年75岁。1960年，范玉英的丈夫从老家四川来到黑龙江大庆，投身石油大会战的浪潮。1964年，范玉英背着3个月大的小女儿，牵着5岁的大女儿，坐了4天3夜火车，在腊月二十三的晚上，终于来到了零下40度的大庆。

如今，范玉英已儿孙满堂。去年9月，她来到北京看望外孙女。早上6点起床，做早饭，打扫卫生，上街买菜。没事儿的时候爱去小区的老年活动室，跳跳舞，打打麻将。晚饭后和外孙女出去散步，锻炼身体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“我觉得自己还没老。”范玉英说，“我的心态好，愿意接受新鲜事物。”在外孙女的帮助下，范玉英会使用电脑，会下载音乐，会发微信。

“我的时间去哪儿了？那就是在为国家的奉献中度过了。”“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您想回到什么时候？”记者问。“不想倒流。儿孙孝顺，一家幸福，社会关心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。”范玉英回答。

2月19日，记者走上北京街头，听市民讲述他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——

中关村南大街。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企业文化委员会副会长解先生：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觉得有太多心愿没有完成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现在每天看书已成为生活习惯，就是想把失去的都补回来。

什刹海。大二学生小何：平时课程比较多，除了作业和实验，还得准备英语四级考试。放假就散了，一觉睡到中午，下午不是上网就是和同学聚会，有时候觉得挺无聊，但也不好意思推掉。

国家图书馆地铁站。做装修的李先

本周聚焦

2月23日，大秦车务段抢运春耕化肥

2月23日，大同铁警应对冰雪天气

2月23日，民生视点

2月23日，舆情民意

2月23日，大同铁警应对冰雪天气

2月23日，民生视点

2月23日，舆情民意

2月23日，大秦车务段抢运春耕化肥

2月23日，大同铁警应对冰雪天气

2月23日，民